

· 理论与史 ·

精神分析视域下的身心观*

张磊¹ 王礼军² 郭本禹^{**1,3}

(¹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南京, 210097) (²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芜湖, 241000)

(³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 南京, 210097)

摘要 身心关系问题是人类长期探究的重要议题。精神分析学家对身心关系具有诸多独特见解, 具体表现为: 身体是心理的基础, 身体是心理的象征, 身体与心理的交织。此三种观点不仅反映出不同精神分析学家在方法论、认识论以及本体论上的差异, 也蕴含着精神分析不同流派的理论脉络。厘清精神分析视域下的身心观, 既有助于自然科学心理学与人文科学心理学在精神分析中寻求一种主客交织的研究视角, 也可为心理学和其他学科领域研究身心关系问题提供新的切入点。

关键词 精神分析 身体 心理基础 心理象征 身心交织

1 引言

千百年来, 身心关系问题一直是人类所探讨、争论的重要议题。人类对这个话题的持续兴趣与热情, 不仅源于对生命本源的好奇, 更是一种对意识与物质之间二元关系的积极探究。不同学科、各个领域的学者对身与心以及二者的关系均做出深刻的探讨和形色各异的描述。其中, 基于丰富临床经验的精神分析对意识、自我等精神结构以及伴随其出现的身体呈现都有深入的阐释, 无疑成为探究身心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然而, 由于身心问题的复杂性, 精神分析虽已构建出较为完善的心理发展理论, 但对身体该如何安放问题仍然莫衷一是。不同精神分析学家对身体与心理之间的关系以及何者更为重要这一“千古难题”, 也还是各抒己见、争论不休。Jones 曾指出, 甚至 Freud 本人“也经常陷入身心关系这一古老问题而感到困惑”(Jones, 1953)。事实上, Freud 最初对生物主义立场以及对基于身体的性本能的强调, 使其古典精神分析理论被多数人视为一种建立在身体基础之上的决定论。然而, Freud

的态度亦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动摇甚至根本性转变, 如他早期基本认为身体是心理产生的基础, 后期则强调心理通过症状对身体进行把握。Freud 对身心关系问题的不确定性态度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精神分析学家, 可以说, 后继精神分析学家的争论都可以从 Freud 的思想中找到影子。

继古典精神分析之后, 精神分析内部发展经历了自我革命、客体关系革命等重要变革(王礼军, 郭本禹, 2019)。与此同时, 精神分析学界对身体的定位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比如, Abraham 和 Ferenczi 等强调精神分析应关注比心理更为基础的身体; Hartmann 和 Klein 等更为重视身体在心理中的具体表征; Bion 和 Winnicott 等则主张身体与心理本身就是同一事件的两个侧面, 应从身心一体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在 Freud 逝世之后, 第二代精神分析学家逐渐去身体化(Carignani, 2012), 他们弱化身体在性欲中的作用, 强调身体的象征与隐喻, 期望建立起一种超越身体的精神分析学说。然而, 仍有精神分析学家从身体的角度出发, 探讨其在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姿态与作用。其中,

* 本研究得到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Y2018D29)的资助。

** 通讯作者: 郭本禹。E-mail: gbypro@163.com

DOI: 10.16719/j.cnki.1671-6981.20200634

Bion等在古典精神分析与客体关系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基于身体感受的情绪情感的重视，带着一种全新的理解重新回到Freud。他们回归到最初的身心矛盾关系，进而为我们揭开了一幅身心交织的精神分析画面。纵观精神分析发展史，其内部先后出现过三种典型的身心关系观点，分别将身体视作心理的基础、象征以及心理本身。本质上，三种不同的态度反映出精神分析内部看待心身问题的不同视角，为深入理解身心二元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2 作为心理基础的身体

尽管Freud在理论上经常前后矛盾，但他一直致力于将精神分析构建成一门像物理与化学一样的科学。为达到这一目标，Freud强调“对于心理领域来说，生物领域确实起到基础的作用”（Freud, 1937），并将身体看作是心理发展的根源。“事实上，我们所谈论的是生物学的心理学，我们在研究伴随着身体出现的心理”（Freud, 1933）。对于Freud来说，身体是心理的基础（Moya & Larrain, 2016）；甚至有学者大胆地将古典精神分析称为“个人器官的心理学”（Luria, 2002）。可见，在Freud所开启的古典精神分析学说中，身体是心理的基础，而这种基础性作用主要体现在其概念建构与心理发展两个方面。

古典精神分析中的基本概念都具有身体的起源与背景，其中作为理论基石的性本能、潜意识以及自我等最具代表性。性本能是古典精神分析理论建构与实践操作所赖以建立的基础，而它离不开作为其载体的身体。早在1895年，Freud探讨焦虑神经症时便意识到性本能可以转化为心理，认为“性的激发会持续周期性地成为心理的刺激”（Freud, 1895）。他在其“诱奸理论”中更是直接将幼儿性本能视作神经症发病的原始背景，明确指出这些在心理症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本能“是身体不同区域欲望的集合”（Freud, 1938），是“以身体器官为基础”（Freud & Jung, 1974）。因而，在古典精神分析中，性本能本身便是“来自肉体而表现在精神上的内在冲动刺激”（常若松, 2016）。此外，Freud主张精神分析的关键概念潜意识也“具有身体的起源”（Freud, 1915）。在“论潜意识”一文中，他认为可以通过观察精神分裂症患者来窥探潜意识。Freud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语言是扭曲的，但往往与身体器官有关，于是将这种语言称为“器官语言”（organ-speech）。

同样，作为人格结构成分之一的自我也具有身体的背景。在Freud看来，自我是个体心理中的适应部分，它可以压制伊底和超我中的本能愿望，具有认知、调控功能，它的出现离不开身体的基础作用。首先，自我中也存在着潜意识，同样会受到性本能的影响，它毫无疑问是具有身体性的；其次，自我最初的认知功能来自于身体的感觉。试想，当我们用手指触摸时会产生两种感觉：一种是外部的触摸感，一种是内部的感觉。这两种感觉构成我们对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的区分，是自我发展的第一步。正因如此，Freud才会说：“自我首先是身体的自我”（Freud, 1923）。

此外，身体还奠定了心理发展过程的基础。众所周知，Freud心理发展的观点建立在其对身体不同部位力比多投注的认知上。在他看来，身体通过其性本能所激发出的力比多发挥作用，进而影响心理的发展。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力比多产生于整个身体而投注于几个主要部位，Freud将这些部位称作“性感区（ergenous zones）”。进而，他根据不同性感区出现的先后顺序，建构了一种以力比多投注为基础的心理发展理论。具体而言，口欲期、肛门期、性器期、潜伏期、青春期五个心理发展阶段分别对应口腔、肛门、性器等不同的身体部位，且儿童未来的心理发展与对这几个部位力比多投注的处理紧密相关。例如，如果口欲期力比多未处理好，那么儿童成年后将可能表现出嗜烟嗜酒等；而肛门期未处理好，成年后则可能出现强迫症等。由此可以看出，在古典精神分析中，身体是一个无法剥离的背景，是心理建构与发展的必要条件。

3 作为心理象征的身体

20世纪30年代，精神分析内部开始淡化身体的基础性作用，转而强调对心理内容的研究。因而，身体从心理的背景转变为心理所需要把握与应用的内容，而这个内容以象征的形式存在。不论是自我心理学派的Freud与Hartmann，还是客体关系学派的Klein与Susan Isaacs，都弱化了性本能之功能，开始强调自我或关系的作用。在他们的推动下，身体逐渐成为心理发展过程中的原型或功能的象征，甚至成为母婴交流的语言。

3.1 症状象征的身体

自我心理学中身体的症状象征思想发源自古典精神分析。在Freud看来，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本

能冲突可能会转变为身体能量的冲突,并表现为各种躯体症状。最著名的便是安娜·O案例:安娜·O因压抑而遭受诸如手臂偏瘫、行动困难与咳嗽等一系列躯体表现的困扰。本能冲突表现以躯体症状的现象并不罕见,甚至有学者指出诸如结肠炎、消化性溃疡乃至皮肤病等身体疾病都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心理的影响(Bellak, 1959)。这种心理、本能以及躯体症状的紧密联系被自我心理学家所推崇并进一步发展。

在自我心理学中,身体以躯体症状为线索在心理中产生影响,但躯体症状不再单纯是本能的具体表现,而是摆脱本能的控制并以象征的形式重新回到心智之中,成为自我的重要构成部分。“自我心理学之父”Hartmann认为,自我具有自主性,因而性本能无法作为心智发展的决定力量;与此同时,起源于身体的性本能与其在心智中的表征应该被区分开。因此,他提出“未分化的基质”(the undifferentiated matrix)以及能量中性化等概念,并借此重新解释自我的起源及其自主性发展。在Hartmann看来,自我与伊底都是从“未分化的基质”这一先天的生物学禀赋中发展而来,因而自我必然与伊底中的本能一样具有身体的起源。然而,自我并不会因此成为本能的囚徒:附着于行为之上的力比多冲突将在环境的影响下逐渐消失,使最初对抗这些冲突的防御机制逐渐演变为自我的不同部分。此时,身体所表现出的不同症状便以原型象征的方式被自我使用,自我也因此成为一个独立于伊底的心理机构,它可以通过以象征为主要方式的防御机制等心理操作来适应环境,从而促进心理发展。

自我心理学家Spitz同样重视身体象征在心理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许多生理过程是心理结构的原型(郭本禹,郭慧,王东,2011)。Spitz甚至详细探讨了自我防御以及情绪的身体原型。例如,在他关于婴儿早期心理发展的理论中,身体感官的刺激壁垒便具有压抑的雏形。在Spitz的理论中,心理结构是在“心理组织者”的作用下渐进出现的,而“心理组织者”是他借用胚胎学中的概念,认为其可以对不同的内部身体象征进行整合;同时,心理组织者为适应更复杂的心理操作不断产生新的组织者,这也促进了心理结构的丰富与发展。

3.2 功能象征的身体

在客体关系精神分析的早期理论中,身体便以

其具体的功能成为心理的象征。客体关系学家们更加注重潜意识幻想(unconscious phantasy)的作用,认为早期的身体性感区不仅从生物学的角度影响心理的发展,还会通过功能象征的形式进入儿童的心理结构,为潜意识幻想提供帮助。事实上,其他理论取向的精神分析学家虽也曾论述过以身体功能为线索的潜意识的象征,如Fenichel认为吸收可以通过嘴巴或呼吸器官表征,而消耗则通过肠道等来表征(Fenichel, 2005);但将这种象征形式推向极致的是客体关系学派,甚至可以说客体关系理论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种身体功能的象征。客体关系学派的奠基人Klein在临床中多次发现儿童的潜意识幻想充满身体的象征。例如,她在《爱,罪疚与修复》一书中曾描述Fritz的案例,在这个案例中,患者Fritz提到一个可以运送货物与旅客的车站A。Klein通过分析认为,车站A象征着嘴巴。显而易见,嘴巴是进食物器官,它具有传递与联通的功能,这符合Fritz的描述。可以看出,在Klein的理论中,潜意识幻想中的身体象征是以身体不同部分的功能为线索出现,并对意识思维产生影响。因而,Klein的学生和拥趸Isaacs亦主张思维是通过潜意识幻想开始的,而潜意识幻想又来自身体的早期经验(Isaacs, 1952)。

此外,Klein认为,象征是所有升华以及各种才能的基础,因为事物、活动与兴趣是借由象征等同(symbolic equation)而成为原欲幻想的对象(梅兰妮·克莱因,2017)。她指出,同一象征的前提是建立在发现自己的器官及其功能上。如此,身体中的器官、排泄物等开始与另一些物体发生象征性的等同关系:嘴巴等同于营养进入的通道,胃肠成为心理中具有转化与释放的部分,而排泄物则等同于有毒的物质。无疑,潜意识幻想中的内容与其所象征的身体器官的功能具有相似性。这种功能的相似性拓展了人类的思维模式与应对能力,是产生良好心理结构的重要保证。反之,当潜意识幻想中的内容与其所象征的身体器官的功能出现混淆时,便会产生不同的心理疾病。例如,Meltzer认为,自恋的儿童不能够区分潜意识中身体的不同功能,他们往往在潜意识中将嘴巴等同于肛门、眼或阴道等,这使得他们希望全部占有被其理想化了的客体。

4 与心理交织的身体

伴随着理论建构与临床实践中对身体的认识逐

渐深入，诸多精神分析学家开始重新关注身心交织中的身体，主张身体不只是 Freud 所认为的心智发展的基础，也不是 Hartmann 与 Klein 等的理论中不同的象征概念，而是心理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比如，Winnicott 认为“反对将身体和心理看作同一种东西是不符合逻辑的”（Winnicott, 1954）；而 Bion 更直接指出，Freud 在身心问题上之所以摇摆不定，是因为身体与心理原本就是未分化的。这一态度与同时代的其他领域学者的观点相吻合，如现象学家 Merleau-Ponty 提出身体和精神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部分，反思的背后是身体的前反思，意识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种身心交织的绽出。在某种程度上，Bion 的理论便是心理学对梅氏思想的早期回应。他们主张心理与身体的统一，希望延续身体与精神的模糊性，并将其看作统一的整体。这种统一的整体性主要体现在身体与心理的交织以及交流之上，它预示着一种新的身心关系。

心理在与身体的交织之中显现。在 Bion 看来，心理与身体并不能截然分开，它们是同一发展过程的两个侧面，并在身心的一系列互动过程中逐渐表现出各自的特性。据此，他提出“原始精神系统”（proto-mental system）、 β 元素以及 α 元素等概念来描述这种发展过程。在原始精神系统中“身体与精神并未分化”（Bion, 1961），它蕴含着构成精神的原始材料，并通过“情感显示自己的存在”（Bion, 1961）。 β 元素是那些不能被个人所容纳的情感元素，它源于躯体与“原始精神系统”，是未经加工的感官印象。 α 元素则是那些可以被接受并能够被思考的情感元素，它是被容纳了的 β 元素。原始精神系统中的情感丰富且混乱，其中大量的 β 元素无法被个体所容纳从而表现出其身体的一面，成为躯体症状。Bion 认为，在 α 功能的运作下， β 元素成为可以容纳的 α 元素，而情绪情感则更多地表现出其精神的一面，成为心理的内容。此时，身体不再是作为精神的基础或象征的原型，而是一种具有深度的身体，其中所产生的以 α 和 β 为代表的情感因素便成为心理的最初母体（Bion, 1963）。可见，Bion 理论中的身体和心理并没有实际的区分，身体本身就是能够容纳心理内容的容纳者。Bion 的观点深受其学生 Ferrari 的推崇，后者同样强调身体与心理的不可分性。在 Ferrari 看来，身体不是心理的背景而是心理的中心（Carvalho, 2012）。心理伴随着身体与世界、他人的互动过程而逐渐呈现，因而身

体一直都没有独立于心理之外，而是与心理交织在一起。

心理在主体间通过身体而流动。Bion 等人建构了一种以情感体验为中心的精神分析理论，勾勒出心理通过身体在主体间交流的初步面貌。当身体与心理一样成为同一过程的不同侧面，主体间的交流便不再单纯依靠身体或语言的象征，而是身体所直接体验到的情绪情感。事实上，在具体的分析中，建立在主体间的真实情感联结之上的“会心时刻”（moment of meeting），便是一种身体的抱持和回应。它需要分析师放弃情感的警戒，加入更多的个人印记，使“真实的关系”涌现出来（张巍，石荣，郭本禹，2019）。患者和分析师的这种情感互动，实质上是基于身体的移情与反移情（Lombardi, 2008），是一种身体的知觉与交流过程（Music, 2015）。在这一过程中，分析师与患者处于一个共同的场域，他们通过身体表现出双方复杂的内部关系（Pugh, 2017），如姿势、眼神甚至呼吸的节律都能够被用来表达自己。不难看出，这是一种基于身体的思想交流。分析师和患者的身心在这种思想交流中都发生了变化，分析师能够感受到来访者的梦境（Ogden, 2017; Sirois, 2016），甚至是躯体痛苦；而患者也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混乱得到抚慰。他们最终得以真正地感受对方、理解对方，并达到共同成长的目的。此时，身体不再单纯是心理的背景，它已经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参与着主体间的心理建构与交流。

身体与心理在主体间的这种交织预示着身体与精神乃至心灵的一种新的关系。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家虽然没有系统探讨过身心关系，但他们一直致力于通过基于主体间的“会心”、心境的协调以及身体的开放性探究存在的意义。对于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来说，这种意义不再局限于身体与心理的交织，也将通过主体间的流动而指向他人与世界，指向物质与精神。因为存在本身就“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王国芳，2009）。类似的，超个人心理学也倾向于以世界为背景描述身体与心理。对超个人心理学家来说，心灵在某种程度上是精神的延伸，是跨越了主体自身的“纯粹非对立觉知”（肯·威尔伯，2011）。因而，身体与心理、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都被心灵所吸纳，达到一种最高完满、包容度最大的天人合一的境界（郭本禹，2007）。此时，并不存在身体与心灵之分，因为身体本身便已是心灵的一个部分，是心灵在此处显现的载体。

5 结语

精神分析学以其独特的话语对身心关系做出全新的解释,不仅是历代精神分析学家阐释身心问题的重要尝试,还有利于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在理论方面,对精神分析中不同身心观点的探讨有利于深入理解精神分析内部在方法论、认识论以及本体论上的差别;也为精神分析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具体而言,在方法论上, Freud、Hartmann 和 Klein 等人都遵从还原论,认为不论是性欲、早期童年经验抑或是环境,心理和身体的互动与表现都可以还原为早期的某种原因;而 Bion 等人则认为身心发展的过程具有模糊性,并非如同因果关系是一一对应的,故而也无法还原,因为那样将会掩盖身心联系中的众多可能性。在认识论上, Freud 更倾向于认为身体以原始的欲望形式参与心理发生过程,具有一元论的色彩;而 Hartmann 和 Klein 等人的理论则隐含着将身体观念化再参与意识建构的二元论倾向。在本体论上, Freud、Klein 以及 Hartmann 等诸多精神分析学家都未明确指出身心是精神分析研究与实践的最初土壤;而 Bion 和 Winnicott 等人则大胆地描述了身心的原初状态,并以此探究身心交织状态下的身体呈现。与此同时,在精神分析未来发展上,厘清精神分析的身心观点与逻辑有利于把握精神分析发展的内在逻辑,完善当前精神分析诸学派的理论体系,为精神分析中神经精神分析、主体间性精神分析等新兴研究取向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础。在实践方面,对身心关系的深入理解,将改善身体在会谈中的地位,有助于分析师与来访者建立更为牢固的治疗联盟,促进分析师与患者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将使分析师更加关注分析中的非语言维度,更加全面地把握来访者的信息。

从理论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精神分析学关于身心二元关系的描述有益于解决基于二元论的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自心理学作为学科出现以来,人文主义心理学与自然科学主义心理学在理论上一直存在着主观论与客观论的对立,而造成这种对立的根本原因便是对身心关系的不同理解。因此,既关注主体心理的建构,又关注身体客观表现的精神分析在身心关系上的深入认识,将有助于调和自然主义心理学与人文主义心理学在研究视角上的理论分歧。古典精神分析对身体基础性作用的侧重,以及 Freud 将精神分析建构成为一门具有客

观性的自然科学的初衷,毫无疑问受到了自然主义心理学的影响。但是,古典精神分析是人文主义心理学的一支,其理论的底层逻辑仍然开始于 Franz Brentano 的主体性视角。这与构造主义心理学以及受其身心平行论影响的行为主义、认知心理学等追求客观化的自然主义心理学派具有根本性的不同。也正是因为这种视角的不同,客体关系学派和自我心理学派才会转而关注对心理内容的描述与把握。事实上,在这种对主体的描述与把握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主体通过观念建构将身体拉近心理,最终趋向于一种身心统一的状态。Bion 等人对身心问题的洞见,便是实现这种倾向的一次有益尝试,为解决自然主义心理学与人文主义心理学的视角差异提供了一个没有主客二分的新视角。毫无疑问,对精神分析中身心观的探讨,不仅有利于明确心理学中诸多流派的底层逻辑,也为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心理学路线的有机整合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切入点。

对精神分析中不同身心观点的把握,同样有助于认知心理学、生理心理学、身体现象学、神经生物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与开拓。总的来说,精神分析对身心关系的深入研究为具身认知、神经生物学等提供了新颖的研究范式与素材,并为身体现象学、哲学心理学的本体论研究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和逻辑构思。然而,身体在精神分析中的重新登场尚面临着理论不够完善以及实践中缺乏系统的分析方法与技术等问题。这就要求未来的研究应加强精神分析与身体现象学、神经生物学以及认知科学等诸多学科的联合,充分发挥跨学科交叉研究的优势,完善身心结合的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系统。

参考文献

- 常若松.(2016). *弗洛伊德主义新论(第一卷)*.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郭本禹,郭慧,王东.(2011). *自我心理学:斯皮茨、马勒、雅克布森研究*.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郭本禹.(2007). *西方心理学史*.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 肯·威尔伯.(2011). *意识光谱*(杜伟华,苏健译).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
- 梅兰妮·克莱因.(2017). *爱、罪疚与修复*(吕煦宗等译). 北京:九州出版社.
- 王国芳.(2009). *潜意识的意义——精神分析心理学(下)*.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 王礼军,郭本禹.(2019). 精神分析客体关系革命的折衷进路:英国独立学派评述. *心理学探新*, 39(3), 206-214.
- 张巍,石荣,郭本禹.(2019). 不只是“谈话疗法”:精神分析治疗中的非言语维度. *心理科学*, 42(3), 755-760.
- Bellak, L. (1959). The unconscious.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76(1), 1066-1097.
- Bion, W. R. (1961). *Experiences in groups and other papers*. London: Tavistock.

- Bion, W. R. (1963). *Elements of psychoanalysis*. London: Karnac.
- Carignani, P. (2012). I. The body in psychoanalysi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28(3), 288–318.
- Carvalho, R. (2012). II.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thought of Armando B. Ferrari.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28(4), 413–434.
- Fenichel, O. (2005). *The psychoanalytic theory of neurosis*. London: Routledge.
- Freud, S. (1895). On the grounds for detaching a particular syndrome from neurasthenia under the description of ‘anxiety neurosis’. In J. Strachey. (Ed. & Trans.),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pp. 85–117). London: Hogarth Press.
- Freud, S. (1915). The unconscious. In J. Strachey. (Ed. & Trans.),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pp. 159–209). London: Hogarth Press.
- Freud, S. (1923). The ego and the id and other works. In J. Strachey. (Ed. & Trans.),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pp. 1–66). London: Hogarth Press.
- Freud, S. (1933). 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In J. Strachey. (Ed. & Trans.),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pp. 1–182). London: Hogarth Press.
- Freud, S. (1937). Analysis terminable and interminable. In J. Strachey. (Ed. & Trans.),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pp. 209–253). London: Hogarth Press.
- Freud, S. (1938). An 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 In J. Strachey. (Ed. & Trans.),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pp. 139–209). London: Hogarth Press.
- Freud, S., & Jung, C. G. (1974). *The Freud/Jung letter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igmund Freud and C. G. Ju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Isaacs, S. (1952).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phantasy. In Klein, M., Heimann, P., Isaacs, S. and Riviere, J. (Eds.), *Developments in psychoanalysis*. London: Karnac.
- Jones, E. (1953). *The life and work of Sigmund Freud, vol. 1: The formative years and the great discoveries 1856–1900*. London: Basic Books.
- Lombardi, R. (2008). The body in the analytic session: Focusing on the body–mind link.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89(1), 89–110.
- Luria, A. R. (2002). Psychoanalysis as a system of monistic psychology. *Journal of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Psychology*, 40(1), 26–53.
- Moya, P., & Larrain, M. E. (2016). Sexuality and meaning in Freud and Merleau-Pont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97(3), 737–757.
- Music, G. (2015). Bringing up the bodies: Psyche–soma, body awareness and feeling at eas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31(1), 4–19.
- Ogden, T. H. (2017). Dreaming the analytic session: A clinical essay. *The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86(1), 1–20.
- Pugh, K. (2017). Minding the body: The bo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beyond.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98(2), 571–573.
- Sirois, F. (2016). Analytic process and dreaming about analysi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97(6), 1479–1497.
- Winnicott, D. W. (1954). Mind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psyche–soma. *The British Journal of Medical Psychology*, 27(4), 201–209.

The View of Mind-Body Re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analysis

Zhang Lei¹, Wang Lijun², Guo Benyu^{1,3}

(¹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²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³Institute of Moral Education Research,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Abstract The mind-body problem is a topic of great significance which has long been explored by human beings. The enduring interest of this topic sprouts from a concern for the life origin, as well as from the thinking of the duality of consciousness and matter. Experts in varied disciplines present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on this topic.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both the mind and the body are the subjects of psychoanalysis. Thus, psychoanalysis is a good perspective to study the mind-body problem. Actually, psychoanalysts have many unique insights about the mind-body relation, among which there are three main viewpoints for specific performance: body as the base of mind, body as the symbol of mind and body interwoven with mind. According to Freud, body was the base of mind, because body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psychoanalytic concept construction and ment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ego psychologists and the Kleinian regarded body as the symbol of mind. The ego psychoanalysts thought that mind was influenced by the body symptom, while the Kleinian thought that body influenced mind with the symbol of its function. In addition, Wilfred Bion and Donald Winnicott put it forward that body and mind were intertwined and considered body and mind as two sides of a coin. They stressed the emotion based on the body, returning to Freud in a different way.

The three viewpoints not only reflect the different psychoanalysts' differentiation on the methodology, the epistemology and the ontology, but also contain the collision of the natural science and the humanities in psychoanalysis. On the methodology, Freud, Hartmann and Klein all accepted the reductionism, all of whom wanted to find an ultimate cause for the relation of mind and body. Bion though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nd-body was obscure, it did not follow the law of cause and effect. Therefore, it could not be simply reduced. On the epistemology, Freud was a monist while Hartmann and Klein seemed more likely to agree with dualism. On the ontology, Freud, Hartmann and Klein never considered the mind-body relation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psychoanalysis directly; Bion and Winnicott described the original state of the mind-body relation boldly, with which they further studied the topic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interwoven state of mind and body. Furthermore, the different views on psychoanalysis revealed the influence of the humanities and the natural science on the psychoanalysis, and provided a good example for resolving the dualism between the humanities and the natural science. Therefore, the mind-body viewpoi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analysis are very important. It can not only contribute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core of the mind-body problem in the psychoanalysis, but also conclud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different theory schools in psychoanalysis. It also provides novel perspectives for other branches of psychology and other fields. Furthermor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heory of mind-body in psychoanalysi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als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such as phenomenology of body, neurobiology,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so on.

Key words psychoanalysis, body, base of mind, symbol of mind, interwoven with mind